

呂氏春秋

八

13
3482
8



門 13
號 3482
卷 8



呂氏春秋卷之十九

離俗覽

離俗

一。日。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所。有。少。故。曰。不。足。
 餘。者。妄。苟。也。因。世。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
 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
 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
 有。可。非。微。獨。舜。湯。言。雖。聖。不。能。無。闕。况。賢。者。乎。飛。兔。要。裹。古。
 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裹。皆。馬。名。裹。字。讀。如。曲。橈。之。橈。故。以。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原安三郎

莊子讓王卷々作捲々
郭音者用力兒

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
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
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
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
於訛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
蒼領或作青令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
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
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

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詢辱也吾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
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之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
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平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
於潁水而死。潁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湯又讓於務光曰：
智者謀之。武賢一作者遂之。遂成也仁者居之。古之
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饗其利，非廉
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
慕水。慕水名也音千伯之伯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卜
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
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利賴
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
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
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
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鈞者。魚有大小。
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鈞浮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
餘子。亡戟得矛。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

也。却一作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
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
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
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叔無孫曰。
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充責也哉。充當
也。平阿之餘子曰。喜。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
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
濟人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眾。亦必
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

人當為渡

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袍，也。縵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退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

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為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

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

賓當為民

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一作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退一作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玉名。虧壤土。忠臣

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鄆岐之廣也。鄆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一作至矣。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爲平王。白公勝平王。

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計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避之也。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

事矣。事職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一作吏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三曰：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皇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西嶽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闔

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廻乎天地，廻通澹也澹乎四海，澹之也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一作思不臧，臧賈也虛素以公，素質也，惡其實以奉公王之實也小民皆之，皆公也其之敵而不情性也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

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

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

故曰先德後武。舜其猶此。上一作乎。其臧武通於周矣。晉

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

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

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昨之也。麗姬

易之。易置也。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

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酖于酒。寘毒于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

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君非麗

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劔死。公子夷吾自屈奔

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

焉。文公名燬。宜公庶子。頑烝宜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齊

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其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

池魚。其公名襄昭公之子。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

父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瞻

諫。一作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

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

之荆。荆成王慢焉。傳曰。反楚楚子饗之日。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

日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

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死。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去荆之秦，秦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

繆公入之。入晉納也。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

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善。陽城君令守於國，毀墳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

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也。傳走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一作停當。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也。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越。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

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恠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克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

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克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克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官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賞罰有克也。莫邪不爲勇者與。一作懼者變莫邪良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注。綱。當。爲。綱。之。是。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

少。一作年

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

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本始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也。宋人

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瀉水。也。倒殺也。又復

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瀉水。如此者三。雖

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

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

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

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

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

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

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

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

威身必咎矣。咎一作見。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

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

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適威

五日。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也。

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

所用而不可得。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
 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
 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如有讎而衆。不若
 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諡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
 有讎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彘地名河東永安是也微
 召公虎而絕無後嗣。虎臣宣王詩云王今世之命召虎式辟四方
 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
 不有。不得有其位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
 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而不得
 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由此多其難生矣。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
 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
 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壘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
 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
 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如神也
 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
 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
 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
 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

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欲之物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不臣之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却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姓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也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桓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

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一作却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識知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人不能勝其所任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一作知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為也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

二繼其言為欺

業煩則無功。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

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一作用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宜也。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

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日鄭

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

誅。因國人有逐狡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

也。故周鼎有竊。一作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

之敗也。未聞。為欲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

君不能得。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與隸

同。其視為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為彭

祖也。與為殤子同。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

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

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

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一作赴水火。不敢

却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樾樾古為煩辱。不敢休

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

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

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

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其言

大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也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貴信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滿猶成也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乂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一作安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九

在木曰果。在地曰蔬。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

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

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

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霸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

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曰勅。勅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恐則離。叛故失所親之也。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苟且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一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一作論術。則見外。季孫氏文子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也。於是受養而便

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魯國以警。警毀也。毀孔子也。孔子曰。龍

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

濁而游乎濁。螭龍之別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

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

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

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克。季克對曰。君欲置相。

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

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貴。季成進之。

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

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

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克之對文侯也，亦過。言俱不得其適也。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霸，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

榮者，三士羽之也。

翼羽佐之。

甯戚欲于齊桓公，窮困

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

任亦暮將也。

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爨

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

悲，擊牛角疾歌。

歌頌鼠也。

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

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

從者以請。

請所置。

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

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

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

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呂氏春秋卷之十九
九終
南越將于齊，辟公游於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

恃君覽

恃君

一日。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狡蟲也。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

制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
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
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
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
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
者。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
君而立其行君道者也。行奉君道何如利。而物利
章。熊虎為旗。章明識也。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夷所封濱於東海也。夷
穢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
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

之際。越有百種。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禹驩
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氏羗。呼唐離水之西。焚
人野人。焚讀如匍。匍之匍。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
鄉。多無君。西方之戎先言氏羗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鴈門之北。鷹
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
耳之居。多無君。北方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
麋鹿禽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別如麋鹿禽獸也。少者使長。長者
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
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
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

以阿君也。阿猶私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彊不得陵。國君利國，官長利官。弱衆不得暴寡，以此利之。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常施時盜作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

子之才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謚公君也。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爲敖公之夏日則食菱芡。菱芡所知而遠去居於海上也。冬日則食橡栗。橡皂斗也。其狀似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

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敖公也。吾將死，果知我為不良臣也。所以激君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

宇之可醜亦重矣

陳無宇，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

子俱伐，樂高氏戰于稷。樂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于鹿門。樂施疆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也。其與伯成子高、周公且戎夷也。形雖同，

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且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

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

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

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

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慮猶協而耰。遂不顧。協和悅也。耰覆種也。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

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不知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五

為聖德之君 至其郊也 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

固妄誹訾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為鴻鵠鳳凰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妄誹

謗言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

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

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

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

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

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

其不濟夫死之道其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

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

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生弗為

也故曰達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

之圖右手列其喉愚夫弗為生貴于天下也死

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義重達乎死生

於身也此之謂達乎死生之分者也

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

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

子晏子仰天盟以所以移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

肯季子吳壽夢孫子也不肯為王去之孫叔敖

三為令尹而不喜。叔敖遺賈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

令尹楚卿也。論語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皆有所達也。達於高立疾。顛厚味腊毒。

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

干途。干途，吳邑。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

船。魚滿二千斤為蛟。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

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

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

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

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

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

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

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

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

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逃，則禹達乎死生之分。

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蝨息。

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克實達遂。達通，遂成。此皆天之

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

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性也。愈然而以待耳。愈，晏子與崔

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

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

受此不祥及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勾兵鉤頸

直牙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

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

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

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嬰且可以回

而求福乎子惟之矣惟宜崔杼曰此賢者不可

殺也罷兵而去晏子受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

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

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

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

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

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路義就死未必死也故曰

死求生未必生故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啓鄒公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

之子名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

之豪英士與君為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

四上之志晉之三分之為諸侯卒皆稱王故曰三晉

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卒皆稱王故曰三晉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八

之事此天以處於晉而迭一作聞晉事未嘗聞

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啓曰鄙

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

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

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

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

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

利論之何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

死重害輕也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曰不足以

禁之死且猶弗禁何況害也何足以禁之也

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

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使賢以義

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

生惟義之所在死生一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

召類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

宮應鼓大宮鼓角而角動擊大角以龍致雨以

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禍福

日中則影隨之故日以形逐影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

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

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義利攻

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實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以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利動者不來攻已為名者。不伐矣。為武移者不來攻已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曰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屈驚不知出何書也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

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故功大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空。故改為南家之牆。犇於前而不直。犇猶出曲出西家之潦。徑一作注其宮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東流徑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子罕之宮而不禁。不直潦之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百也。鞞履也作履之

工也。一曰鞮鞢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鞮鞢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鞮鞢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鞮不售無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痺。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拆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

攻伐使欲攻已者，拆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故曰三大萬乘之間也。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則為益。相平公元年，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春秋子罕殺宋昭公，不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也。雖云儉節，實所未聞。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緡佐焉。伯玉衛大夫，遽爰謚曰成子，史緡亦衛之大去字，子魚。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

前甚聽。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

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

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

史鱗、公子荆、公叔發、公子翬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故其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

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

達鬱

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五日：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其比也。比猶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

志欲其和也。和調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

六十節，故曰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

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水

不流樹鬱則為蠹。蠹，木中草鬱則為蕪。蕪，穢國

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

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

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

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

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召公

夫召公虎也。監視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

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

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

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

宜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

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目不見曰矇。師瞽

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王故傳語因人以通。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善而行。是以下無遺善。上無

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

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河此

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

其不陽也。不陽者。亾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

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管仲曰。臣卜其

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

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以夜繼晝。管仲

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

憂。壯而怠則失時。急懈。老而懈則無名。無慎終之名。臣

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勵君使不沈於夜樂。若何其沈於酒

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墮壞也。於樂。樂醜

今樂而益飭。飭正也。行之壞也於貴。貴則驕。今主欲

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

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燭不啻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

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湣王。列精于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行見

敬於齊王之子。湣王宣王之子。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頽推之履。

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頽推之履

弊履也。祛步舉衣而步也。列精于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醜何如也。侍者曰。公姣

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

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喟然嘆曰。侍者為吾

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媚也。列精于高言侍者我為齊王所

聽而敬。謂我矣。麗不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

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上謂齊王從者且猶阿也。而云矣且麗也。人

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言而無所鏡其殘也。

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暴也。無期日矣。孰當可而鏡。孰

鏡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人皆知說鏡

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明見人之首而人不推鏡破之而

已者陳已之短欲令長之。以除其病而不德之

反欲殺之。是惡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

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

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

死蓋先殛。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以通

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

得也。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

脯之。以禮諸侯於廟。

肉醬為醢。肉熟為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

說鬼侯之女。余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

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

中。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紂恐其叛。欲殺文王。

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

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

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詩大雅大明之第三章

文王小心翼翼。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攜貳。所以得眾福也。齊攻宋。燕王使

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

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事而齊殺我使。

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

曰。賢主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為臣。

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

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

昭王燕王子噲之子

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於松下戰。為齊所獲。故曰棄羣臣也。王苦傷之而奉

事齊者。蓋力不足。以代齊。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

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

曰。氏表。卷之二十一

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燕使之至。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實官長也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小使使聞之也此濟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爲燕軍所敗于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虛弱也燕昭王

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訖。使騎劫代之。田單率卽墨市民擊騎劫軍破之。悉反其城。故曰無田單幾不及免矣。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潛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東廟故曰而殘也田單以卽墨市民大破燕軍故曰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累之重乃易破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也。其唯有道者乎。燕軍攻高亦易破也其唯有道者乎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也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如齊不假道於宋也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

道是以宋為野鄙也。

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杵臼往來不假道，欲以宋為

鄙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

言往日與楚會田於

孟諸無畏捷

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

嘻怒貌也。

投袂而起，履及諸

庭。

傳曰：履及於經，皇也。

劔及諸門。

傳曰：劔及寢門。車及之，蒲疏之

市，遂舍於郊。

邑外曰郊。

與師圍宋。九月。

圍宋在魯宣公十五年。

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

犧牲也。

委服告病。

病困。

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

莊王曰：情。

一作殆。

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

而舍於盧門之闔。

盧門宋城門闔扉也。

所以為成而歸也。

成平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在先事而

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

民以討其故。

討伐也。

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告而還師。

還反也。

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

水北曰陽。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

叛而討之以義進也。服而舍之

以義退也。

疆不足以成此也。

傳曰：疆而不義，其弊必速。唯義以濟，故曰疆不

成也。

驕恣

七日。亾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

簡士，自智則專獨。

不咨忠臣。

輕物則無備。

傳曰：無備而官猶捨。

潘也此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
之謂也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
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
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
殺三郟三郟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道
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犇郟錡郟至于朝而
陳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
而幽之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諸侯莫之救
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
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

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
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
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立有間再三言言
也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
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
不穀自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
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也今以不穀
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亾乎曰
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

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

則辭受。

辭受當受言而不受

辭受則原竭。

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之則謀

竭盡也

李俚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

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

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宣王齊威王之

子孟子所見易

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

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成而

自反樂何以為賢也

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

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臣乎。

王曰。為無臣。

為無賢臣

今王為太室。其大益百畝。堂

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

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

臣請辟矣。趨而出。

出去也

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

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

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

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

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

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

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

此得失之本也。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

聲色矣。而鸞徽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

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毛蟲虎狼之屬

也。羽蟲鳳凰鴻鶴鷺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豕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爲裸蟲。鱗蟲蛇鱗之屬。

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曰奇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爲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衆人則無道至焉。集故不可以疾也。

微無表無道。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
以至先也。絕於人以先知者。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道能過
則以為有神。有神者。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非言
有神。非有神。有神者。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非言
故曰。其數不得不然。邱成子。吳起。近一作之
矣。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邱成子魯大夫也。
青孫也。適。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酢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顧反。過而弗
辭。及還也。自晉還過。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
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渫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
不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
不樂。告我憂也。酒酢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

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
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
林父共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
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君。君能掩
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十六年。殺還車
衛侯。剽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
而臨三舉而歸。臨哭也。右宰息如至。使人迎其
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
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
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
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任於魏。侯為治西河。王鎔諧之於魏。

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屣弊履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政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入於秦也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

脫。脫後發也。脫字讀如窮穹之穹。投伐褐相胸。管管青相贖。胸。陳悲相股脚。秦法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銀作鐵物言薄令薄也。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 終

氏春秋 卷之二十 二十三

